

英歌舞里的锦绣流年

江利彬

英歌舞，融舞蹈、南拳套路、戏曲演技于一体，表演气势豪壮，气氛浓烈，多由男子表演，有歌颂英雄的含义。

然而，说起它的起源，后人众说纷纭，各持己见。有人说是从祭孔的仪式中得到启发；有人说是受《水浒传》中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影响；也有人说是受乡村游神赛会的启发演变来的……但不管怎么说，英歌舞都是较为重要的存在，它不仅仅是一种舞蹈，更是一种民俗，它同文物景点一样，沉淀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，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心态。

在英歌舞表演中，舞者的人数没硬性规定，一般视本乡青年多少而定。有36人的，俗称36天罡；有72人的，俗称72地煞；也有108人的，正好扮成梁山泊108好汉。

随着响彻天天的锣鼓声起，画着独特脸谱的舞者们从乡村巷陌里奔涌而出，他们双手各持一根短的圆木槌，时而上下，时而左右，时而前后，时而相互交错，翻转叩击，跳着舞着，动作一致，且极具节奏感。为首的是引舞者，装扮为鼓上蚤时迁的模样，手中舞动长蛇，用以指挥队伍的同时，还寓意着鸣蛇驱邪和迎祥接福。隔着人群的缝隙，舞者们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，五槌、七槌、单打、双打、三面打、四面打，不仅整齐划一，还相当热烈活泼，舞得那叫一个绝。

远方，密如雨点策马奔腾而

来的鼓声，加快了舞者的动作。瞬时，鼓声夹杂着槌声，呐喊声夹杂着脚步声，浩浩荡荡，纷至沓来，踏出了一个波澜壮阔且热血沸腾的世界，更从最初的街，一直舞到了广场，可谓壮观。

挤到前头，这才将舞者面上的妆容看了个仔仔细细。看得真切，他们的脸谱，是以各色油墨所画，线条勾勒均匀，不粗不细，不长

不短，是下了功夫的一气呵成。眼里看着，心中不禁赞叹起来，可很快又浮现出一丝黯然，这样好的脸谱，这样好的技术，这样好的英歌舞，若没有人传承，该有多可惜啊！

不过，我的担心明显是多余的。你看，眼前的队伍，它正以刚劲、雄浑、粗犷、奔放的舞姿，构成磅礴、威武、强壮、豪迈的气势，给人以力与美的震撼！

我悄然无声，虔诚地凝视着。轻盈的风吹起舞者们艳丽的衣角，仿佛一只只灵动生姿的蝴蝶，欢喜地张开了翅膀，于英歌舞的优美旋律里，欣然跃动着属于他们的锦绣流年……



红梅报春 盛英谢 画

桌柜

石泽丰

桌柜是母亲的嫁妆，至今还放在她睡过的房间里，紧挨着一方墙壁和她的床。上面的梳妆盒盒盖早已不知去向，一把断了好几根齿子的木梳平躺在盒中，与这桌柜、与这房间里母亲曾经用过的一切一样，日日蒙尘。

桌柜的面板是由两块木板拼成的，当初，木匠将它们拼得严丝合缝。时隔五十多年，那木匠呢？没人知道。自从父亲离世后，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。三年前，她生活不能自理时，被我接进了城里。桌柜因为松散，两块木板的缝隙增大了许多，已容得下花生米从中掉落。面板下面是两个木质的抽屉，母亲常常用它来放针线剪刀之类的物什。当年，她冬夜坐在床上，就能随手为我们缝补衣物。抽屉下面，是一个两层的柜子，柜子里放的多半是我们日常换洗的衣服，也有母亲为我们纳的千层底。好多次，我看到她蹲在柜前，弯着腰打开柜门，侧身用一只手伸入柜中，摸出一件东西，又摸出一件东西来。

现在，柜门不管用了，它们对开着，耷拉在那里，不能碰，一碰，准能脱落。柜中早已没有任何衣

物了，是何时清理完的？我记不清楚，或许我根本不知道。呈现在我面前的，是一张桌柜的空。母亲收纳在里面的我们那些细碎的生活去了哪里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东西的消失难道就是这般无声无息？前些日子，我在深夜做了一个关于桌柜的梦，梦见自己正在母亲的桌柜里找一样东西，如四十年前那般模样，侧蹲在柜前，打开柜门，把手伸进去摸了又摸。我摸了好久，仍然没有摸到要找的东西，哪怕后来我把头伸进柜里看了一下，也一无所获。我有些心急，转过头朝房外喊母亲，问她把我的东西放在桌柜的哪个角落里了。我喊了一声又一声，就是无人应答，房门是开着的，日光在房外……我被自己深陷于某种孤独所惊醒，缓慢地回过神来。虽然是一场梦，但它逼真得让我后怕，我仰躺着，目光穿透暮色直抵房顶。而此刻，母亲正在离我不超过六公里的养老中心卧床，一想到她不能动弹有些时日了，我的心里就像塞满了铅一样，非常沉重。那一夜，我默默地，默默地流了很长时间的泪水。

因为桌柜，我的童年有了些许甜度。有一次，小姨来我家做客，她在必经的桥头商店里，为我买了一纸包糖果，母亲收下糖果后，把三分之二的糖果偷偷地塞在了桌柜下层的一个拐角处，上面用衣服盖着。如果不是她后来哄我时从桌柜里拿出几粒糖果来，我还真的认为小姨就只买了那么一点点糖果给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始终认为桌柜的某个拐角处，肯定有我所想要的东西。即使我没有找到，我喊来母亲，她随手一摸，定能把东西找出来。在这次的梦中，我没有如愿。倘若桌柜也有感情，当我两手空空地抽出双手的时候，不知它的内心是否也藏着痛？

母亲已记不清过去的事了，她也不再关心桌柜，不再关心这个世界了。而我，却偏偏在桌柜这件家具上难以释怀。我在想：一棵树，常常因为人间的喜事被伐倒，做成屋梁，做成床，做成餐桌，做成座椅和板凳……母亲的婚事，让一棵树成了她出嫁的桌柜。一段木料，在经过老木匠的劈刨之后，成了一个器具，它走进了母亲的日常，与她进出的门框、夜半掩上的木门，与她装水的桶一起熬着时间。没想到五十年过去了，它竟然熬散了卯榫，熬干了自己最后一滴水，静静地待在那里，静静地回味着深藏于器具深处的记忆。

走亲戚

马海霞

小时候，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家家户户开始蒸馍，白馍用来走亲访友当礼品，黑馍则用来自己吃。

过年去亲戚家时，在包袱里放十个白馍，两袋点心，两个罐头，大人挎着包袱领着小孩子步行着就去了。

那时物质条件有限，备年礼时早掐着指头算计好了，先去谁家，再去谁家，哪些亲戚先来看自己，亲戚带来的礼品隔天再拿去串哪家亲戚，走到最后家里争取不剩礼品，这才能最大限度地省钱。

我有位太老姑，每年过年时得先去看她。和太老姑同村的还有两位表爷爷，通常去太老姑家时便连同两位表爷爷家也走一趟。

我五岁那年，爷爷打发二大娘领着家里小孩子去看望太老姑。二大娘人精明，路远又领着一群小孩子走亲访友，便决定挎俩包袱去。旧时走亲戚都讲究回礼，通常都回礼品的一半儿：五个馍，一袋点心，一个罐头。这样走三家带两家礼品，正好两家的回礼送第三家。我们跟着二大娘出发，先去了村头的大表爷家，寒暄一会儿，拿着回礼再去村中的二表爷家，最后把俩包袱里的回礼放一个包袱里，落脚在太老姑家坐席吃饭。

那天从二表爷家出来，倒包袱时发现一个包袱里全回的馍，这让二大娘犯了难。十五个白馍，一袋点心，一个罐头，咋去太老姑家呀？

那时村里没有小卖部，想买礼品也没地买；再原路折回取，回来也过晌午了。太老姑对娘家人最亲，年前就盼着大家去，这要听说娘家人去了表爷家没去她家，准得发火。急眼了就出活神仙，二大娘瞅了一眼路边的沟壑对我们说，你们小孩子赶紧跑太老姑家喊人，就说我不小心掉沟里了，连人带包袱滚了下去，崴了脚，走不了路了。

说完二大娘往身上扬了些土，又将包袱撕了个口子。我们意会，赶紧跑去太老姑家搬救兵。等表叔架着手推车将二大娘推着往家去时，太老姑早着急地在家门口张望着。二大娘红着脸说，脚下打滑，摔跟头了，罐头点心摔碎了一半。

太老姑忙说，碎碎平安，人没事就行。

在太老姑家吃饭时，二表爷提着包袱赶来了，说是他家那儿媳回礼时给错包袱了！二大娘嘴里说“不要了，不要了”，可手却接了过来。

吃完饭要返程时，二大娘说自己脚伤歇好了，能走回家。太老姑心疼二大娘，回礼时比往常要多，一个罐头，一袋点心，五个白馍，还放了十个苹果。出了村，二大娘看看四下无人，将俩包袱的礼品合一个，对我们说，顺路再领我们走亲戚去。

那次，二大娘挎着俩包袱走了四家亲戚，那“跟头”都是为面子而摔的呀，这个“梗”让大家笑了她一年。

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白馍退出了礼品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方便面、酒、奶等盒装礼品。随着大家物质条件的改善，走亲访友，礼品种类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高级。最近几年，特别是看望老人，空着手去就行，只要红包足够大，便能给自己撑足面子。

今年过年，表弟媳给我送来一袋手工杂粮馒头，里面还有几个黑馍，我稀罕得不得了。谁能想到，四十年前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黑馍如今却当礼品赠送。物质虽已极大丰富，但绕在舌尖上的味蕾往事却深藏在记忆深处，无法忘怀。

